

篇名：機械系的訓練讓我更精確掌握文史
-----專訪 1980 級系友台大歷史系主任吳展良
文／張安

吳展良 小檔案

美國耶魯大學歷史系博士
臺灣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
臺灣大學機械系學士
美國芝加哥大學訪問學人
美國馬里蘭大學客座副教授

前言

「無論是自然、人文、社會都不應分疆界，從小我對文史、理工兩方面都有興趣，初中時對人類的知識遺產特別感興趣，選擇大學時，因家人的期望而選擇了甲組的機械系。」台大歷史系主任吳展良悠悠的道出了當年的往事。

內文開始

雨後的盛夏，走進吳展良老師的辦公室，沒有冷氣的滯悶，只有電風扇吹來天然風，吳展良老師一如和風，自然溫和，愜愜而談從機械系轉入歷史的過往。

腦海裡還是掛念著人文

大學四年後會轉念歷史系對他來說，一點也不意外。

「上了大學後發現腦袋裡想的還是人文方面的東西比較多，加上對人生的道理有些困惑，於是覺得選擇自己想的比較多的方向。」吳展良訴說在高中時，閱讀了很多哲學、歷史的書，卻也很喜歡微積分的課程。

影響他最重要的關鍵人物，則是史學大師錢穆，不僅開啓了他的人文世界，更給他莫大的鼓舞投入人文領域，讓他終於下定決心轉念歷史。念大三時，他已確定轉念文科，但心想先完成機械系的學業再說。於是他一面利用在理科的優勢，選修經濟學，對社會科學也情有獨鍾，選讀了社會學、政治學的課程。一直到考研究所時，他鎖定了三個科系：「社會系、中文系、歷史系」，後來因為學分的關係，選擇了歷史系。

邏輯訓練更能掌握文史

「機械系給我的邏輯思考訓練，讓我能很輕易地溯源到希臘傳統的哲學和科學，瞭解整個西方的傳統學術思想，精確掌握其中的本質。」吳展良認說，在機械系四年，理工科的邏輯思考與解決問題的訓練，幫助他釐清了從理科來看人文的一些限制。

而且西方人的哲學思維能力，是理性與邏輯的高度運用，這對理工科的學生比較

有利，原因就出在：科學向來是西方的學術核心。

他認為科學和理性不能全然地掌握傳統人文的天地，必須重視人類複雜的心靈和豐富的情感層面，人不能只靠科學和理性來過活。釐清這些問題後，他坦然地走上傳統的中國人文領域。

在實習工廠焊接破腳踏車

機械系令吳展良印象深刻的是工廠的實習課。

「那部撿來的腳踏車，三腳大樑都壞了，我在工廠裡焊接，把它修理好，雖然外觀很醜，可是過程真的很好玩。」吳展良提起當年在工廠敲敲打打、焊接的過程，不禁笑了出來。

四年的機械系生涯，對他來說是充滿了學習與歡樂的氣息。熱力學、流力學、微積分是他很喜歡的課程，也還記得教機械設計的老師很會講笑話，工程數學的課非常有趣，同學們常在工圖和數圖討論運算方法。更難忘的是和同學在宿舍畫機械設計圖、互相討論的情景，那時他和林健正（現為交大總務長）在同一間研究室，彼此「互相幫助」畫機械設計圖（吳展良露出慧黠的笑，形容班上同學互相捉刀完成教授指定的作業）。

「在合唱團裡，我迷醉，那真是個很美的地方，年輕人可以在那裡作夢，團友們一起去合歡山、溪頭玩，一路上唱歌唱到目的地。」在眾多學習的課程，吳展良選擇參加合唱團調劑身心，難忘當年美好的回憶。

倘佯如風景明信片的 Yale

耶魯校園一如明信片上的迷人風景。

「耶魯的自然環境宜人，建築物也很美，人文氣氛濃厚，許多頂尖的學者都在這裡做研究，能在這裡唸書非常愉快。」吳展良在國內研究所完成朱子的理學論文後，因申請國內的博士班過程不順利，卻接獲耶魯大學的獎學金，在師長的鼓勵下他來到如詩如畫的耶魯校園。

憑藉著念機械系時，理工科的邏輯思考訓練和深厚的基礎，他的英文學得很好，並能很快地掌握西方史學的研究與內涵。在耶魯他聽了不少哲學文學系的課，沒事就待在 Sterling 圖書館看書，那是全世界最好的藏書樓，高達 10 幾層樓。另一個常待的圖書館是 Cross Campus Library，是學校指定用書的藏書地方，在圖書館唸書念累了，就到圖書館上的草坪休息，親身複製了明信片裡的詩情畫意。吳展良在耶魯也迷上了戲劇，為了省錢買當地戲劇演出的季票，偶而也到紐約去看戲劇，閒暇時也會到耶魯校內的美術館流連，體認美感。

名師指導 受益良多

何其有幸能受教於當代的史學大師。

吳展良用「博雅精深」四個字形容余英時的史學學問，他追隨了余大師一年，聽他的講學如沐春風。另一個影響他很深的是當代很有名的史學家 Jonathan

Spance，是一位來自英國的紳士，學生形容他的課「很 Sexy、很迷人、很動人」，很多美國學者都非常欣賞，並推崇備至。

Frank Turner 教導吳展良西方思想史，是一個老派的學者，課程非常紮實，讓他印象深刻，從這三位學者身上，吳展良獲益良多，在史學研究領域中，也更往上了一層樓。

不過在耶魯求學的第三年，論文寫到最後階段時，他發現兩眼協調有問題，很難找到合適的眼鏡，眼睛的不適常常困擾他，這惱人的問題是因身體左右不平衡，導致脊椎側彎，而在虛弱中勉強地完成論文最後一章。

以「人的完成」為新研究目標

「當我們老了，回顧這一生，會發現自己的核心並不是每天從事的專業工作，而是家庭、情感或是人生的基本信念。」吳展良想提倡一種新的人文學術研究方向，以「人的完成」為主要目標，畢竟人文學術不止於科學，還包括生命、藝術，幫助人以美好的方式完成人生的目標，當你面對某一問題時，懂得用更好的方式來處理。

這種新的思考方向，將突破以往人文學術淪為自然科學的附庸角色，人文的研究是不可能從斷簡殘篇的史料或記錄，去做反覆的實驗或測量，而且人心複雜也不可能以科學研究來做標準。歷史系和文學院絕不能再單靠科學方法來研究實證的知識，必須加上對人文的觀察體會以及實踐，這樣才會有遠大的前途。

「有好的人文心靈才有好的人文學術，現今學術講求的都是實證的知識，不顧背後是否有個敏銳、善於體會的人生洞見。」吳展良稱這種缺乏洞見的知識是不完全的，只是一種製造出來的知識，並不能達到精確的目標。他很瞭解科學，也知道科學本身有一些限制，他不會迷信和崇拜科學。在解構後現代當道的時代絕對的客觀是不可能的，終究脫離不了作者的主觀，也達不到科學的實證，因此不必在科學的限制中打轉。

給學子的建議

◎ 認識自己的優缺點在哪裡

一般人都認為有才能的人都應去念理工，其實不然，每個人都要掌握自己的興趣，最重要是「認識自己」。很多人到老無成，都是因為沒找到自己的興趣。如何認識自己？問問你做什麼事最駕輕就熟，最喜歡做什麼事？最疲勞的時候哪些能力還是很好？例如：感受力特別強，或思考力比較好。你可以回溯自己的家族歷史，像你的父親或母親？很多孩子有抗拒父母的心態，不想跟爸媽做一樣的工作，結果換來一事無成，其實遺傳是很重要的。若能瞭解自己的才能在哪裡，完成自己想做的夢想，才能對國家社會有貢獻。

◎ 尋求身心靈的指導老師

身體為萬事知本。吳展良說自己到了 40 歲才知道脊椎出了問題，實在太晚，事實上，有很多人都像他一樣不瞭解自己的身體，因此奉勸學弟妹們要找個好老師

來放鬆身心靈，不然很容易不得其法。

他記得在大學還曾參加國術社，打太極拳讓他身體得到許多舒緩。到了耶魯後還做跑步運動，卻造成肌肉過於繃緊，現在他和老師學習氣功、瑜珈，愛護身體有加。在淨化心靈方面，他認為古代的傳統經典和現代的書籍，是最好的指導老師，當然自己的深入體會也不能少。

